

家国安危事 军人肩上责

■贾永

十月的阳光，融融洒落；金秋的大地，满目斑斓。

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，重走长征路的人越来越多。秋风穿过幽深山谷，拂过苍莽草地。寻访的人们步履轻轻，俯身触摸这片浸透热血的山河，追思那段远去的峥嵘岁月。

回望岁月，在这条漫长路上，脚穿草鞋的红军将士，向死而生，向北前行。

家国安危事，军人肩上责。当年红军之所以坚定向北，只为一个目标——挺进到抗击外敌入侵的最前线。

这肩上，扛起的是民族存亡

这是民族危亡关头的挺身而出——

七七事变后，日军狂妄叫嚣：三个月灭亡中国。

骄横的侵略者看到了当时中国国力的衰败，看到了南京政府的妥协，却算错了最重要的一笔账——这片土地上，站着一支宁死不肯低头的队伍。

1937年9月6日，八路军第129师举行抗日誓师大会，刘伯承戴上缀着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：“为了救中国，暂时和红军帽告别吧……”

大雨之中，全师官兵含泪摘下红五星。那是从井冈山、从长征路一路戴到陕北的红星。为了扛起一个民族的存亡，他们卸下了帽子上那颗心爱的红星。

1937年9月25日，当又一场秋雨来临，八路军第115师已经东渡黄河，进入山西灵石与繁峙交界处的平型关伏击阵地。

激战6个多小时，长长的山谷中，留下板垣师团1000多具士兵尸体。

“潇潇夜雨洗兵马，殷殷热血固金瓯。东渡黄河第一战，威扫敌倭青史流。”时任第115师副师长聂荣臻后来这样写道。

那是不少八路军战士第一次见到汽车。担负正面主攻任务的李天佑带着第686团与日军精锐白刃拼杀。

身上有6处战伤的李天佑，20岁担任红5师师长。此时，这位八路军主力团团长，年仅23岁。

23天后，贺龙指挥八路军第120师设伏雁门关，切断了日军由大同往忻口运送弹药的补给线，几十辆日本汽车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。

这一仗，毙伤日军500余人。单手持枪冲在部队前面的，也是一位身负6次战伤的战将——24岁的第716团团长贺炳炎，在长征中失去了右臂。

又过一天，第129师再传捷报：夜袭阳明堡，炸毁击伤敌机24架……盘踞山西的日寇一时失去空中力量的支援。

指挥战斗的第769团团长，是比李天佑还年轻一岁的陈锡联。19岁就担任红四方面军第11师政委的陈锡联，4次身负重伤，长征中三过草地……

不到一个月，长征大军改编的八路军3个主力师，以战斗姿态亮相抗击日寇第一线，让不可一世的日军记

住了这样一群浑身战伤的军人。

在江南，1万多名走出深山密林的游击健儿，整编为新四军。1938年6月17日，粟裕率先遣支队初战书岗，在日军眼皮底下打了一个漂亮仗。捷报飞来，陈毅赋诗：“镇江城下初遭遇，脱手斩得小楼兰。”31岁的粟裕同样6次负伤，颅内还有3块弹片。

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，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，反对外来入侵最勇敢。这，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人民军队。

“东进”“太行”——两个在战火中出生的孩子的名字，见证了八路军挺进敌后的历史性瞬间。

1939年春节前夕，第115师政委罗荣桓的儿子降生。妻子林月琴抱着孩子找他起名。正在部署东进开辟山东抗日根据地事宜的罗荣桓随口说，叫东进吧。

一个月后，刘伯承与妻子汪荣华的第一个孩子在太行山呱呱坠地。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刘伯承听说是个男孩，哈哈一笑：那就叫太行！

婴啼与军号共鸣，襁褓与钢枪同行。孩子的名字，就是父母征战的地方，就是自己的家。

这是家国纤维时刻的义无反顾——

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。”易水河畔的狼牙山，为保家国的马宝玉、葛振林等5名八路军战士，上演了壮烈一幕：射出最后一颗子弹，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，砸毁枪支，纵身跳下悬崖。他们战斗的阵地前横着大片日伪军尸体。

“由陝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，从拂晓至黄昏全连苦战殉刘庄。”镌刻在淮安“八十二烈士陵园”的这段铭文，铭记着新四军第3师第7旅第19团第2营第4连抗击20倍于己的日军的英雄壮举。为了掩护机关和群众安全转移，4连从拂晓一直战斗到黄昏。全连82人呼喊着“死不投降”的口号，端着拼弯的刺刀，倒在了鲜血染红的土地上……敌人获得的唯一“战利品”，是运走了170多具日军尸体和200多个伤兵。

江淮大地从此记住了：有一种脊梁永远不会弯曲。

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，还有中国吗？”这是杨靖宇壮烈牺牲前的叩问。

1939年冬，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遭遇日伪军疯狂“清剿”。艰难度过1940年春节，杨靖宇身边的官兵越来越少。2月18日，最后的两名警卫员也牺牲了……2月23日，上山砍柴的村民无意中发现了脸上、手上全是冻疮的杨靖宇。

此时的杨靖宇，已经5天5夜没有吃饭。村民劝他去投降。

杨靖宇淡然一笑，说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话。

村民哪里知道，如果杨靖宇投降，不仅转念之间可以脱离困境，还能得到日本人许诺的高官厚禄。

那一天，杨靖宇倒在了林海深处，中弹的左腕鲜血直流，右手紧紧握着手枪。

伪满洲国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郎令人剖开杨靖宇腹部。他想弄明白，这个在茫茫雪地中被围困多天的抗联司令员，究竟是吃了什么，能拥有这么顽强的战斗力？

草根、树皮和棉絮——就是日军从杨靖宇肚子里找到的“食物”。

日本战败前夕，岸谷隆一郎在遗书中写下：“中国拥有像杨靖宇这样的铁血军人，一定不会亡国。”

“我全军将士，都有一个决心，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，过去没有一个铜板，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，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，过去吃过草，准备还吃草。”这是左权将军奔赴抗日前线途中，写给母亲信中的一段话。

1942年5月25日，2万多日军将八路军总部包围于山西辽县麻田一带。负责断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，坚持到最后一刻突围。就在队伍即将通过最后一道火力封锁线时，日军的炮弹密集袭来，冲在最前的左权倒在了血泊之中。那一天，离女儿左太北的2岁生日还差2天。朱德总司令写下泣血诗句：“名将以身殉国家，愿拼热血卫吾华。太行浩气传千古，留得清漳吐血花。”

抗日战争中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伤亡60余万人；解放战争，26万子弟兵牺牲在五星红旗升起的前夜；新中国成立后，又有30多万官兵为国家和人民利益光荣献身……

一草一木一忠魂。捐躯赴国难，视死忽如归，因为他们心中装着、肩上担着这样两个字：家国。

这肩上，扛起的是祖国安宁

一条江，见证了一个不一样的国家和一支不一样的军队。

1894年10月24日，日军从朝鲜越过鸭绿江。在不到3天内，近3万清兵把守的江防全线崩溃。日军占领了九连城和当时还叫安东的丹东。安东不安，国将不国。甲午兵败，大清帝国的最后一丝自信丧失殆尽。

半个多世纪后，战火再次烧到鸭绿江边。年轻的新中国选择的是勇敢地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较量。

1950年10月25日，志愿军打响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第一战。

当麦克阿瑟还在东京盘算着美军“圣诞节前回家”时，彭德怀已经乘着吉普车，奔驰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。

领先于大部到达前线的彭德怀，及时调整作战方针，把阵地防御战变为在运动中寻机歼敌，指挥部队打了一场“世界战史上少有的遭遇战”——云山之战。美国陆军历史最悠久的“王牌”之一——骑一师遭重创，1800余人被消灭。

大敌当前，几乎没有哪支军队的指挥员会先于士兵深入战场。但是，早在长征路上就敢“横刀立马”的彭大将军敢，从长征路、从抗日战场走出来的每一位志愿军将领也敢。

这时的麦克阿瑟麾下，拥有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和200多艘战舰；而彭德怀指挥的志愿军，重装备极度匮乏，整体装备水平远落后于美军。

就是在看似“一边倒”的局势下，志愿军用一连几次大规模的战役，把一度进犯到鸭绿江边的“联合国军”，彻底赶回了“三八线”以南。

经历过甲午战争的萨镇冰，欣慰

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胜利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：“师入三韩大声，海东形势一番更。美军屡败终难振，华裔方兴孰敢轻。”

经此一战，中国人民拼来了山河无恙、家国安宁，赢得了和平发展的机遇和愿景。

保罗·弗里曼，美第8集团军第2师第23团团长，二战时期曾任美国驻华助理武官。时隔几年，当弗里曼与志愿军交手，他的部队被打垮，团部也被攻占。记者问弗里曼有何感受，他回答：他们不再是同一批中国人了！

这是一批把祖国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中国军人——

第二次战役，面对志愿军包围，美第2师师长劳伦斯·凯泽抛弃了他的士兵，率先逃离战场。那一战，美第2师损兵4000多人，直接失去战斗力。美联社记者披露：“1950年11月28日的时候凯泽还很健康，但是到了11月30日他突然得了重感冒。”

同样是在这场战役中，志愿军第20军第58师参谋长胡乾秀的指挥所，设在最前沿的高地上。阵地几度易手，胡乾秀一次又一次指挥部队夺回。12月20日，当美军战机又一次扔下燃烧弹——13岁就参加红军的胡乾秀，生命定格在34岁。20天后，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，爱人含泪为儿子取名“忆朝”。

朝鲜盖马高原的死鹰岭，穿着鸭绒防寒服的美军见到了令他们震惊的一幕：零下40多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，125名冻成“冰雕”的志愿军战士保持着战斗姿势，125杆枪都朝着同一个方向……

长津湖之战结束后，战友们从牺牲在阵地上的战士宋阿毛口袋里发现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我爱亲人和祖国，更爱我的荣誉。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。冰雪啊，我决不屈服于你，哪怕是冻死，我也要高傲地耸立在我的阵地上……”

为了祖国，哪怕是死，也要高傲地耸立在阵地上；为了祖国，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，头也要朝着冲锋的方向。面对一场立国之战、崛起之战，一支军队为祖国、为正义、为和平而战的血性空前迸发。

美军“双料王牌”飞行员费席尔驾驶的F-86“佩刀”战机被击落，跳伞被俘。当得知将他击落的志愿军飞行员韩德彩年仅19岁，他大吃一惊。

费席尔问韩德彩“佣金多少”，韩德彩一伸手指：“5万万！”

“5万万美金？”

“5万万颗人民的心！”

韩德彩后来说：“美国的飞机确实先进，飞行员作战经验丰富，但有两点不能跟我们比。我们敢于空中拼刺刀，他们不敢；我们是正义之战，为国而战，这个他们更不能跟我们比！”

这是一批骨头比钢铁还要硬的中国军人——

赵先有——电影《英雄儿女》中“王成”原型之一。坚守在板门店附近的67高地，赵先有喊出了这样的口号：“为了胜利，向我开炮！”

据统计，抗美援朝战争中，喊出“向我开炮”的志愿军官兵有47人之多，仅荣立特等功以上荣誉的志

愿军烈士中，就有44名与敌人“倒在一起、烧在一起”的“杨根思式”英雄……

1952年10月14日，上甘岭战役从惊天动地的炮击开始。美第8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集中了优势火力。他认为，以这样的火力，5天就能占领上甘岭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，“联合国军”发射了190多万发炮弹和5000余枚炸弹，付出伤亡2.5万人、损失274架飞机的代价——尽管表面阵地几易其手，山上的土石被炸成了两米多厚的粉末，但在43天后，上甘岭依然牢牢掌握在英雄的志愿军手中。

范佛里特直到晚年还在反思：这一仗，究竟输在哪里？

精于计算的范佛里特计算清楚了上甘岭的兵力火力，却没能计算出中国共产党缔造的这支军队在连续20多年征程中锻造出来的必胜信念。

1953年6月16日，得胜回国的秦基伟走进中南海。一见面，毛泽东同志就夸赞上甘岭战役是个奇迹。他笑着说：它证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骨头，比美国整合众国的钢铁还要硬！

铜少气多。美军靠的是世界第一强国的科技与工业，志愿军靠的是敢于胜利的信心和坚韧不拔的毅力。这是一批在战争中学会战争、最终赢得战争的中国军人——

早在1952年6月6日，一纸电令将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召回北京。党中央对这位身披硝烟的战将委以重任——组建军事工程学院，为我军培养高素质装备技术人才。

一年后，“哈军工”正式开学。几乎在同一时期，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杨勇，赴朝就任第20兵团司令员，指挥抗美援朝最后一役——金城战役。

从硝烟战火中走来的人民军队，在战争中学习现代战争，在战争中学会创办一流军校。

1953年7月27日，志愿军以歼敌5.3万、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的战果，取得金城战役大捷。战役结束之日，便是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订之日。这一战，成为压垮对手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朝鲜战场上，美军动用了除核武器以外所有的新型武器，最终却被限制在他们最初发动侵略的地方。

1958年，又是一个10月25日，杨勇、王平两位开国上将，率志愿军总部官兵乘坐最后一列撤军列车，离开平壤回国。

1971年，还是10月25日，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通过2758号决议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。

这肩上，扛起的是万家灯火

“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，我用生命捍卫守候。哪怕风似刀来山如铁，祖国山河一寸不能丢。”

在万里边关，这首《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》，常常响起。他们站立的地方，人迹罕至；他们身后的方向，车水马龙。

这是万家灯火中最无私的守

望——

边防线没有节假日，哨位上只有白昼与长夜。

2020年6月，加勒万河谷。人们从英雄团长祁发宝张开双臂的背影中，看见了一名军人的铁血；从陈祥榕烈士的日记中，读懂了新一代戍边英雄博大的情怀：“清澈的爱，只为中国。”

铁列克提，哈萨克语的意思是“有杨树的地方”。

然而，这里方圆几公里也不见一棵树，只有每年200多天8级以上的大风，最高风力达12级。

2023年春节，大学生士兵李奕昇和战友们巡逻途中遭遇暴风雪。班长用攀登绳把大家连起来，手挽着手、肩并着肩。刮倒，爬起；再刮倒，再爬起……

突然，李奕昇身子一晃，被大风卷下山去。脚下就是万丈悬崖——班长猛地拽住了他。战友们趴在雪地上抓紧绳子，一点一点往山上拉。

李奕昇脱险了，厚厚的巡逻服被石片划出口子。战友们的手上，留下了道道血痕。

这惊险一幕刚好被摄像机镜头记录下来。得知这段画面要在央视播出，李奕昇陷入了纠结：“不想让妈妈看到我在巡逻路上遇险的样子，我怕她会担心，会睡不好觉。但是我也想让妈妈知道，儿子已经长大，成为一名合格的边防军人。”

一个怕妈妈担心、想让妈妈骄傲的儿子，一个拽住战友不松手的班长——铁列克提的风口里，立着的是这样的人。

这里长不出高高的白杨。每一个绿色的士兵，都是挺立的大树。

这是和平岁月里最需要绷紧的那根弦——

“导弹司令”杨业功挂在嘴边的话就是：“宁可生命透支，不让使命欠账。”生命垂危之际，他已经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，断断续续念叨的仍然是：“一二一……出发……”

“出发”——那是使命的召唤，也是奔向战位的口令。

这样的口令，一直回荡在人民军队的征途上。

习主席深刻指出：“人民军队永远是战斗队，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，必须强化忧患意识，坚持底线思维，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，各项工作向打使用劲，确保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拉得出、上得去、打得赢。”

没有一马平川的坦途，只有跋山涉水的征程。环顾当今世界，战争形态加速迭代；智能化无人化加速演进，看不见硝烟的网电空间，成了搏杀激烈的前沿。靠昨天的本领，赢不了明天的战争。“能战方能止战，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，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”——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；“宁可备而不用，不可无备而战”——这才是一支军队永远不变的备战逻辑。

家国安危事，军人肩上责。即使硝烟散尽，肩膀上的责任，不应也不会卸下。全军各部队只有牢记职责使命，增强备战打仗意识，把军事斗争准备抓得又紧又实，才能确保一声令下，拉得出、上得去、打得赢。

因为——我们守护的是江山壮

丽、人民豪迈的中国。